

文明史话

由中国主办的第三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在京召开。  
本刊特选取相关稿件,以飨读者。——编者

## 元代中国与欧洲间的交往

□冯君豪

元代中国与西方的互通音问在一个多世纪内保持了长久的连续与稳定,西去的修途有相连不断的驿站作为沟通,人来人往相当方便,欧洲来客比往代多。两汉至两宋的千余年间,罗马帝国与中国的通使屡断屡续,远不如元代正常。当局设置了完备的驿站,人们从广州至巴格达(今伊拉克首都),从山海关至布达佩斯(今匈牙利首都),借助驿站,可畅通无阻。《元史·兵志》之“站赤”条有云:“四方往来之使,止则有馆舍,顿则有供帐,饥渴则有饮食,而梯航毕达,海宇会同。”它既可“通达边情”又可“布宣号令”,元朝之盛极一时,大有赖于此驿站交通。西域来入中有不少是“黄须碧眼,服二色窄衣”的欧种。他们“由塔那(顿河河口)至契丹(代指中国),全途皆平安无危险,日间与夜间相同”。以是,欧来者逐年增数。

1253年(宋理宗宝祐元年)法王路易九世(Louis IX,1214—1270)听说蒙古人中有少量基督徒,这引发了他继续探索东方的兴趣。他派出了卢白鲁克为首的使团,他们于是年5月7日入黑海,9月16日拜别了钦察汗拔都,年终抵和林南的大汗之冬季行宫(在今蒙古翁金河畔)觐见蒙哥。开春随蒙哥大汗到和林(今蒙古鄂尔浑河上游东岸之哈尔和林),至8月西还。卢氏其人多才多识,聪慧超群,所著《纪行书》一部,叙述中土情事较之卡氏的《蒙古史》更为详尽。

东西间的往来也使得中国人明白了西方的轮廓。蒙古宪宗九年(1259)蒙哥大汗差彰德府(今河南安阳)课税使常德西觐伊儿汗旭烈兀。波斯人称欧洲为富浪或拂朗,后来刘郁的《西使记》内据其见闻记有富浪某些国家的概况。

1260年欧洲“水上城市”威尼斯人尼哥罗·波罗偕其弟马飞行商抵黑海北岸的克里米亚半岛,稍事停留,再北上参拜伏尔加河边的伯忽王,复转布哈拉而达忽必烈的朝廷。大汗见其远来,十分高兴,热情款待。在其返欧日,特命兄弟俩以皇家使节身份通聘罗马教廷,请教廷精选百名教士来华讲解基督教律,传授“七艺”(全称“七种自由艺术”),内容为文法、修辞、辩证法[中古逻辑之名]、算术、几何、音乐、天文)。另派一元臣与俱,由于元臣得病,未能结伴同行。1269年兄弟俩至阿克拉(今巴勒斯坦),时老教皇故世,新教皇尚未选出,他们便呈报教廷驻埃及代表蒂博,表达了蒙古大汗委他们通聘教皇的意图。蒂博闻知大喜,他深为基督教能传往东方大国而弥感欣慰。1271年尼哥罗携其十五岁的儿子马可一道东行,父、叔、侄三人于元世祖至元十二年(1275)进抵上都开平府朝见大汗。

元代商业,西域人“居其津要,专其膏腴”者甚夥,这当中也不乏欧籍。大都有善于营商的意大利卢卡隆戈的彼得,他曾力佐教廷派来的总主教孟特戈维诺购置地基,以建教堂。营商若无赢利,他断不会出此巨资以相

助。泉州的天主教堂内有供欧商存货的栈房。而意大利佛罗伦萨巴尔底公司经理裴哥罗梯的《通商指南》即系为经商中土之欧人所作。此书写明了入华的水陆路线、行路日程、途中所需诸物、应带的食品、雇佣工资与货运价、银钞兑换比率、购买丝绸相抵之款,其所应载者一一载入,真能起到“指南”的作用。设无众多旅华从事贩卖的欧商,则裴氏自无写此书的必要。

中国人之西游,常德仅及波斯。而远抵欧洲的乃是元初的中国景教徒畏吾儿(维吾尔)族的大都人拉班把扫马与山西霍山的畏吾儿人麻可思。至元十五年(1278),二人决意自驿道赴基督教圣地耶路撒冷朝圣。他们在伊儿汗国,麻氏受重用为驻节巴格达的基督教大总管,拉氏通晓欧语,受命出使欧洲。这时伊儿汗阿鲁浑想夺回为埃及占领的巴勒斯坦与叙利亚,愿与欧洲诸国结盟,共抗埃及,故有遣拉氏访欧之举。拉氏于1287年出发,入拜占庭首都君士坦丁堡(今土耳其最大城市伊斯坦布尔)朝谒东罗马皇帝安特罗尼库斯二世。在罗马,他和红衣主教吉罗姆讨论基督教义。进巴黎,法王腓力四世接待殷勤。到加斯科尼,他礼拜了英王爱德华一世。1285年他再抵罗马。拉氏将中国的基督徒诸状汇报给欧洲诸王,表示了中西友好合作之诚意。欧洲诸王大受鼓舞,纷纷遣教士入元,东西方的关系逐渐得到加强。拉班把扫马是历史上最早出访欧洲的中国人。中西通问的进一步深化,他是有促成之功的。

1289年教皇尼古拉四世选中意大利人、方济各会教士约翰·孟特戈维诺(1247—1328)至大都报聘。

孟特戈维诺卒后,教廷令法国巴黎大学教授尼古拉继任其位。尼氏履任,随行者有教士二十名,平民六名。他们在察合台蒙受国王之优礼。后则不知去向。《明史·拂菻传》谓元末该国人捏古伦从商中土,元亡欲西归不得。洪武四年(1371)八月,明太祖召见,以其致拂菻王书一通约他献给国君,并资送他回国。德国学者夏德等皆云此捏古伦即尼古拉,尼氏于元亡前国事扰攘之际未就任总主教一职。

至元二年(1336)元顺帝使欧人安德鲁阿速人脱海等十六名持谕旨西进意大利的阿维尼翁,请教皇重派一德行高尚的总主教以补孟氏之缺。教皇本笃十二世命佛罗伦萨人马黎诺里等五十人组成使团于1342年自陆路抵大都。他们呈上书信、献上礼品,礼品之最博顺帝欢心者系一骏马。《元史·顺帝本纪》云“至正二年秋七月,佛郎国贡异马,长一丈一尺三寸,高六尺四寸,身纯黑,后二蹄皆白。”群呼为天马。顺帝召群臣著文、赋诗、绘形以示庆贺。画家周朗绘以为图。当年的热闹景象,可以想见。

元代中国与欧洲之通好促进了双方经济文化的交流,中国的火药、印刷术就是在这段历史时期正式传往欧洲的。明代初中叶,中西往来一度中断,直至其后期方又掀起一次东西方文化交流的高潮。

盐阜记忆

“

每天傍晚,迎宾楼(旅社)的小伙计,提着灯笼,沿着泔沧巷往西,直奔登瀛码头接客,灯笼上贴着的通红的“迎宾楼”字样十分醒目。每当一艘客船靠岸后,小伙计就把灯笼高高举过头顶,大声招呼道:“住迎宾旅社的,请跟我来!”“住迎宾旅社的,请跟我来!”……

## 犹记当年迎宾楼

□凌琪 任崇海

盐城市中心有条板桥巷,全长约三华里。建军中路南边的称南板桥巷或板桥南巷。建军中路北边的称北板桥巷或板桥北巷。昔日的板桥巷,竖排铺设的青砖地面,历经风雨侵蚀,磨得锃亮,略显高低不平,仅有七八尺宽,一天到晚,人来人往,川流不息,呈现出一派繁荣昌盛的景象,这里留下了许多老盐城的印记。

犹记当年迎宾楼,位于板桥北巷中段,原址为集仙堂街十字路口北首,向北100米是清真寺,向南200米是建军路,紧靠剧场路、解放北路、泔沧巷、集仙巷等主要街道,交通十分方便。周边有百货公司、银行、邮局、电影院、剧场、文化宫、盐城县中学(后改名)、盐城市第一小学(已搬迁)、盐城县人民医院(现已改名),处于名副其实的市中心最繁华的地段。

迎宾楼坐西朝东,为民国时期钱谷人所建,是盐城一座既有民国时期传统风格、又有西方建筑特色的老建筑。该楼为两层,砖木结构,廊柱支撑,坚实牢固。墙体为青砖砌就,屋顶双坡屋面,铺小青瓦,整齐垒造,美观大方。朱漆门窗,房间顶部为石膏天花板。门窗是罗马式、哥特式,大门内为水泥地面,做成方形格状图案。这是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西风东渐的建筑特色,均为西洋风格,在当时盐城街上很少见。内设木楼梯,上下通行方便。建筑平面呈锁壳形,楼有三面,东边是大门楼,大门楼两旁的院墙,与南北楼相连接,围合成院落。山墙到顶呈半圆形,不同于徽派建筑马头墙,外墙不用水泥石灰,而是嵌上碎石子、水磨石。天井内外墙有落水漏斗,可及时排泄雨水。在民国时期,迎宾楼可称得上是盐城独领风骚的高档建筑。

这座钱谷人投入巨资在盐城建起的别具一格的小楼,取名为“迎宾楼”。顾名思义,是接待贵宾的住处,也叫迎宾旅社。确实是这样,迎宾楼当年是盐城县城内最高贵的旅社,处在县城中心,办事方便。加之客房干净整洁,窗明几净,给人以一种舒适感、温馨感。一般有身份的商界人士来盐城洽谈生意,或官方接待上级来人,大多住在这里。那时,盐城以水路运输为主,过往的旅客都是从登瀛码头上下,这里是盐城最古老的码头,南来北往的船家都在这里集

散。向南有开往兴化、邵伯、高港、东台等处的班船,向北有开往阜宁、益林、淮阴等处的班船。这些班船大部分在每天傍晚到达盐城,第二天一早开出。每天傍晚,迎宾楼(旅社)的小伙计,提着灯笼,沿着泔沧巷往西,直奔登瀛码头接客,灯笼上贴着的通红的“迎宾楼”字样十分醒目。每当一艘客船靠岸后,小伙计就把灯笼高高举过头顶,大声招呼道:“住迎宾旅社的,请跟我来!”“住迎宾旅社的,请跟我来!”……那些曾经住过迎宾旅社的客人,立即走拢来,没有住过的往往也跟着来了。小伙计主动迎上前去,接过客人手里拎着的东西,要是有大件物品,小伙计还会喊来帮工担挑肩扛,帮助送到旅社。接到三四位客人后,立即送回旅社。他接着再来到码头,接第二拨客人。就这样,每天傍晚,小伙计往返码头和旅社之间四五趟,接上一二十个客人。住店的客人离开盐城时,若有货物需要送到码头上,他们还会安排帮工及时送去。由于迎宾楼的住宿条件好,服务周到,天天客满,声誉远扬,在当年的县城旅社行业中独树一帜。

抗日战争期间,新四军来到了盐城,迎宾楼地处城中心,工作方便,小房间多,又是独门独院,便于做好安保工作。所以,迎宾楼成了新四军首选的办公场所,有不少新四军领导人曾在这里活动过。1941年4月1日,宣布成立的江淮银行,就设在中山路上的胡泰当铺老板贾芝山的私人住宅里(今剧场路15号),沿泔沧巷向东只有200多米就是迎宾楼,银行里的有些活动也免不了要到迎宾楼进行,有时人们还在这里住宿。曾有老年人回忆道,他们见过穿着新四军制服的军人进进出出、见过端着枪的战士在院墙门外站岗、见过院墙上架设的电话线、见过墙头所贴的宣传标语……所有这一切都是迎宾楼留下的红色印记。

二十世纪初,泔沧巷地段进行旧城改造,在推土机的一阵轰鸣声中,这座曾盛极一时的两层楼房轰然倒下,成了一堆瓦砾。迎宾楼在人们的视野中消失了,斗转星移,对于它过往的岁月,民国时期别具一格建筑的代表、新四军留下的红色印记……只能永远定格在文字和记忆中。

